

宜州新出土两面铜鼓

宜州市文管会 李楚荣

2000年10月,宜州市文物管理所征集到两面铜鼓。这两面铜鼓是1998年5月在宜州市西北城郊十四公里的冲英村出土的,该村村民潘立敏在葬其父亲(二次葬)时,取土培墓,挖至30厘米时即发现了这两面铜鼓。出土时,大铜鼓罩着小铜鼓,两鼓面皆朝上,无任何器物伴随出土,这种埋藏方式在全国都极为罕见。铜鼓埋于冲英村后一山脚下,坡度平缓,此山高耸巍峨,明显高于四周群山,有鹤立群鸡之感,且有一大洞东西向穿过山顶部,当地人称之为“穿山”,铜鼓埋藏地点位于山南麓。将铜鼓埋于有如此明显标志的山下,埋藏者一定有日后再取出的意图。

大铜鼓

由于埋藏年代较久,腐蚀严重,鼓面与鼓身分离,断裂痕迹参差不齐,没有人为锯开之迹象,鼓身也一分为二。面径49.5、高32、足径56厘米,鼓胸突出,胸径约为54厘米,胸腰之际有两对窄条辫纹扁耳。鼓面无沿,太阳日体被敲打痕迹很深,面有补丁,可知使用时间很久。鼓面太阳纹十三芒,芒间间隔填复线角形纹和菱形翎眼纹。二弦分晕,共十晕。由里至外,第一晕复线角形纹,第二晕双层切线同心圆圈纹,第三晕栉纹,第四晕勾连云纹,第五晕变形羽人纹,第六晕(八只)翔鹭间定胜纹,第七晕栉纹,第八晕方格纹与双层切线同心圆圈纹相间,第九晕栉纹,第十晕素纹。鼓腹纹饰:1. 横条栉纹夹切线圆圈纹纹带;2. 竖条栉纹夹切线圆圈纹纹带;3. 横条栉纹夹切线圆圈纹纹带。鼓足为切线圆圈纹和复线角形纹。

小铜鼓

较完整,鼓面无粘附物,但由于使用时间太久,有残破,鼓面有许多补丁,甚至补丁重叠。面径22、高24.5、足径40、胸径36厘米,鼓面无沿,鼓胸突出,胸腰之际有两对窄条辫纹扁耳。鼓面中心太阳纹十芒,芒间复线角形纹和翎眼纹。二弦分晕,共八晕。第一晕勾连雷纹,第二晕切线圆圈纹,第三晕栉纹,第四晕勾连雷纹间翔鹭(四只),第五晕栉纹,第六晕切线园心圆圈纹,第七晕栉纹,第八晕素纹。鼓胸纹饰:1. 竖行栉纹夹双层切线圆圈纹纹带,2. 横行栉纹夹双层园心圆圈纹纹带。鼓足为圆圈纹和角形复线纹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面铜鼓面上的翔鹭纹尽管还较写实,但已出现图案化的倾向,绝大多数石寨山型铜鼓面上的翔鹭都作飞翔状,而宜州这两面铜鼓的翔鹭作行走状,有双足,这在石寨山型铜鼓中实为罕见。且翔鹭两两成对,形状不尽相同,似有雌雄之分。再者,几乎所有的石寨山型铜鼓面上太阳纹芒间都是填复线角形纹或斜线,而宜州这两面铜

鼓太阳纹芒间却间隔填复线角形纹和菱形翎眼纹,这在石寨山型铜鼓中是绝无仅有的,以后的冷水冲型铜鼓鼓面上太阳纹芒间所填的翎眼纹,可能就是这种翎眼纹的发展,从中可以看出石寨山型铜鼓向冷水冲型铜鼓过渡的轨迹。据此,宜州这两面铜鼓可能是石寨山型晚期鼓或冷水冲型早期鼓。

由于这两面铜鼓形制基本一致,纹饰基本相同,特别是两鼓面上的翔鹭同出一辙,太阳纹芒间所填的复线角形纹和翎眼纹也完全相同,笔者有理由认为这两面铜鼓为同一类型铜鼓,且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亦相同,它们一个大,一个小,或许就是公母鼓。



大鼓(内套小鼓)



小鼓



小鼓鼓面花纹



大鼓鼓面花纹